喙鳴文集

沈文恭公集序

脩辭與經世不同途而同執六經多三代之文語辭經世而辭脩其中無意於文而文生焉故曰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也人無之而非文文無之而非法也世降

而有文人有文人則有文法然左馬班之徒猶能以其文載理亂故其文亦羽翼六經垂萬世而弗朽紀𣄰此以証吾師沈文恭公而確然信之紀方髫喜讀師戊辰南宮試牘巳出師之門而遊來天喜讀

師館閣諸課以爲博洽典則皆盛世之音鑿鑿可施諸政迨師沒十餘年集始盡行伏而誦之驚怖其言洶河漢而無極而向之試牘館閣諸課皆師井中天何恥之乎竊師也夫師以三十年文學侍從之

臣十年執政事乾綱獨攬之
主此十年間所稱三公三孤唯師
一身如晨星獨朗得君專矣而又
若不易得行乎國政久矣而又若
不易行師之心方且朝乾夕惕無
一息不在天下國家則其口之所

宣亦無一語不屬天下國家庸詎知所謂辭而脩之師之所謂文亦誠無意而生故其思所抽如雲霞蒸湧格所布如河嶽莫列辭所摛如萬木百卉之星敷獻縈皆天地間自然之文章故其序事賜而委

其論議辯而大其紀載該而覈其上下數千百年以至我

國朝之典故靡不周知而悉舉通今博古今代無雙總之以經國學術措為華國詞章蓋庶幾三代之文人而符合六經之文法其于左

原缺

道之器固將歷萬世而師不朽而何止行其道於今日之政文章可以觀事業故曰不同途而同轍後之讀師文者無徒作他人紙上空言觀雖謂吾師操兩科而遊孔氏之門可窺師立德叉進乎文章敢

事而上之

門生張邦紀頓首拜譔

喙鳴文集卷一目錄

贈序

喙鳴文集卷一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孫沈延統御三 校

贈序

壽南充陳相公暨配王夫人序

南充相公在隆慶時以舊學承詔 天子爲少傅自一貫出門下所睹見者蓋三上封事其一言乘輿 天子秘弗傳世莫聞焉他皆宗廟生靈久長之計下郡國郡國賴其便已乞致仕歸疏數上 天子不得已第聽之送都門者以爲疏廣復生而

一貫於時蓋竊歎之也夫服金紫馳駟主仕宦將相富貴故鄉世人以爲意非大人之節也操之若令細萬物遺人倫豈不亦亢潔哉已致身爲臣分與此絕又非所宜逃也令名終始皭然弗瑕士大夫願之而非大臣之操也大臣位鼎足爲　天子兆民倚毗豈其計一時之利而明哲自免此爲美談不已虧乎且古稱功成名遂身退而翁去時尚陳說章章謂　天子公卿尊官厚祿第憑藉寵靈優游歲月而已曠職甚雖老宜乞身而不宜無言

以報　陛下也冀　天子憶臨別語感動之而思憂患弊屢致意焉此亦戀闕惓時欲竭忠力以舉功名之一效也嘉遯云乎哉然竟辭　主上不謂其懇加爵益祿給傳護行款情優禮君臣之間天下莫窺其際近古寡儔矣翁去之二年而　今皇帝御極上　尊號兩宮推恩在廷於是公子編修陛上書願推父職高於子得進一階之義而賜臣父前致仕時所加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之誥　天子曰徽請固宜給之自三代祖妣及夫人與偕是

歲也王夫人年六衮矣而翁壽加夫人二編修君
謂父母並存沐浴恩澤益喜將以夫人初度上之
一貫賀編修君曰昔漢宣帝時韋賢以先帝師爲
丞相老病乞骸骨賢有子玄成修其業故史臣載
曰丞相致仕自賢始有宋歐陽公以觀文殿學士
太子少師致仕于發郊恩特加太尉此皆以明德
繼體後先相輝映焉傳之後世爲美談自子拜恩
而使明之考典章者有所稱述而父師之聲益光
是增其壽不獨年者也國家典章弗著與功臣世

家賢大夫之業弗述史氏羞之吾志其事以貽後世子亦務述玄成無墜我師相之聲

南充陳相公七袠序

凡今脩佐觴之詞者效祝而已為長者先生壽其言尤選慎進諡不可以徵信如為鉅公拾之患有所忽遺也進諡乎哉若小子一貫之為師相陳翁則盈于德而詘于辭始隆慶戊辰一貫奉公車對翁實居中秉樞機既與三十三人者讀書禁中日稟承學為門下士闇劣不能觀翁大較得一二焉

翁以鞠躬履方為臣以篤忠敬率人不佩韋弦而
性行淑均蓋有道君子也然苦隳肝膽而憂四方
上摩衮闕下劘貴近納溝揵市喻豈遠乎又毅然
社稷任臣也然通塞若水變化若龍斂展三旌而
不顧塵至萬鍾而不取自二疏青門以來天下高
其節體醎酸之性以無味為御也于是乎天下以
為累德無行不受一名然翁大臣也大臣者當權
國是甄量世材計社稷之危固于幾眇不形之先
而謹調節之不著其庸嘉隆間於易為革鼎之際

翁與二三元老夙宵其間國史不能悉而書然起墜脩佚當積習之後能去其太甚而已不能無縱舍翁常言今政寬而士弛猷未遠也老成人見之矣天下之名翁者謂翁始拜也且拜且疏十事可以方姚陝州二年再疏四事去之歳又疏六事所謂韋孟辭國不忘本朝申伯雖外乃心王室者也而不知此非所以觀翁藉令翁而盡用所欲為搖舌散墨鬱為雲雨何言之暇乎今雖言不能狀其所欲言者百一而其至者不可載于言其易而叢

委不可舉于書郵郵焉有餘心乎其精者具在啟沃之篇然吐口納耳精意灌輸意有感動皇極而左右不能窺其微者效不可睹矣雖有他言可無奏已猶有言焉忠臣庶幾之心哉一貫以爲古之賢者嘗有不畢之功與不畢之言臻材文木不有斷不可以爲棟梁求棟梁者不有貳不可以爲室故世之生賢必有餘國家之用賢必有餘賢者之用於天下必有餘餘必有所用天下之族而譚者稱渭濱八十介休九十曰猶望陳翁也翁子曰修

撰君在　今皇帝帷幄父子以經術事兩朝稱濟美而翁日夜念修撰君曰來會和庚於是修撰君請告　天子曰少傳　先皇帝股肱臣自藩作輔國有黃髮邦家之休於是出精鏐文幣持詔書即賜且賜修撰君而又令守土吏存問以明尊寵舊德之意於是有異數者三令甲大臣致仕非九十不存問而翁以七十雖存問　天子無特賜而翁特賜廷臣非式載不歸省而修撰始來再期且給傳嚮吾讀書禁中者聚而謀曰　天子有命吾門

下士庸無以觴延令小子一貫次言而獻之因修撰君

大司空萬安朱公新渠成序 代殷師作

國家仰河利漕河亦數病漕嘉靖閒決漕者入而乙丑尤甚漕自沛國北者引山東諸泉南者浮於河達於徐呂二洪顧南土高河漸北而徙或出新集或出龐家屯至是新集淤龐家屯亦淤而水從華山入飛雲橋蕩靡沛邑湛昭陽湖渠始大壞不可漕 先皇帝以爲憂咨在廷臣誰可乂者僉謂

朱公公往率四部中丞繡衣都水使者按行之舟出木末汎汎隨覔上下彌漫不可辨安得所謂故渠疏之也或言宜治上流如新集龐家屯者令水有所分渠可復治上流須發卒五十萬費亦百五十萬即具矣不能操舟沒而治也河性悍土善潰曠日之所鑿一朝淤之野無青草方喁喁告而久頓大衆不解以幾不可期之功非策日者百萬粟膠淮不進獨恃　天子威靈道貽陽湖以達耳潦水盡後胡陵之陸可盪乎念治胡陵又非十二萬

人不可如畫脂鏤氷費日損功終爲河伯除道矣公習於故事召問父老異時所謂盛中丞渠者安在而往視之盛中丞渠從南陽東抵夏村又東南與留城故渠會竟一百四十一里而所未就者獨四十里厥土燥剛度河不能決而道復徑可漕惟鮎魚薛沙諸泉頗侵之殺其勢則無憂發十萬人治之易耳且萬世之利也乃上疏言而或以爲不便 天子遣使者按視令遂成之公乃授水工畫竟成新渠然後隄馬家橋以遏河流之入沛者使

盡入於秦溝淪舊渠起留城迄境山五十三里疏支河以殺薛沙二水之勢者九十六里建閘置壩厚隄密樹十月而告成功　天子嘉之拜太子太保而是時公亦考三載績矣始乃舍舂鉏修禮樂都水六使者持觴而壽殷子曰余聞先民謂黃河北徙國家之福也丘文莊以為不然其說曰國家漕渠本不倚河而河性不常一日復去乃更病渠今其言信矣夫盛中丞之績信偉然不就于當時而待司空自司空成渠壹擯河不用曷嘗一日患

涸哉故曰不俟河獨如響之人挾求故道虛糜廣帑漫漶支離涓滴亾補江南之輸豈太倉有也治天下亦如是而已衆人取平萬物以生淑淑淵淵君子故不可測哉

宮保太宰海豐楊公七褒序

昔皐陶稱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大臣將搜述索耦以事　主上非魁然大則翕受之途塞何以載采采而材諸位崇罔巨曠所謂長育蕃茂而無貲量者鄙衍閎也四瀆發源而注海不自爲宗而宗歸

漣彼無激流游波琮琮之聲無股引實注沾沾之慈而泱莽無垠矣嶽瀆之象三公有味哉余嘗貴正乃覩楊翁而貴大大奚貴哉既已曰大凡清廉力勇才捷能智文質爾直一切取節之名皆棄不論譬論馬則百體與論百體無全馬夫正尚矣而人之貴正人者亦有不取節也拾其小捐其大則人役而非役人惡稱大人若太宰楊翁可謂大矣事親孝取予無難倉卒遇人必以禮所至有頌聲去則思居塞上用兵屢上功而不處為九卿以誠

長者齟齬于時遴　天子躬大政起田間一歲歷司空司徒統百官休休茲益著不佞幸承末光閒覩甚饒急數之有三大一曰以大忠事一人天子方體勳蹈華而德施不于天下非臣之尤誰尤也君心者天地樞紐其務保持而鎮靜之指在當道志仁之論矣一曰以大度集群才褒梢咸遂溲渤咸愛聞人善則喜不忘聞人不善疑不敢傳護人才若自護其目不忍風塵之少傷也一曰以大公率百僚於物無傷而昵親知莫敢干以私故昔

之用人也若射覆而今之用人也如懸的射覆者人不能知而宵人魅物旣以知之矣懸的者懸於九達之衢昭昭乎若白日之麗青天與衆見者也大人之效如此翁居雖曾閭鄒魯之於學固天性哉翁嘗言人毋有四心一私心二偏心三自用心四忽易心有一則病或謂翁忠厚太過翁曰忠厚無過哉患不及耳翁嘗言君子務自修毋多望人亦無多𠫊人翁嘗言道在乎操不平之行者去道遠翁嘗言君子務顧盼人務提衡人吾視天下無

不善之感於前也翁嘗言吾未嘗跡人之所為為者自為未嘗耳人之所言言者自言此不佞之所會於心者繇斯而談翁以大行其正者也吾故曰大人也是年春翁七十請老　上不許五月初度曹君子使不佞祝嘻大人何祝乃酌而稱曰願翁御飛龍登太清均平斗杓制御權衡酌元氣於毫釐流顥澤於寰瀛翁曰善余不佞敢不盡力請再辭再酌而稱曰願翁乎六轡範馳驅空駛輪約奔蹄纖阿泰豆後乘前驅示我周行平行不歆翁曰

善令執御者端又借二三君子之助僕敢不力請再辭三酌而稱曰頤翁治與安嚴神明中夜而與盟於昊清夫心如結轁如懸旌如熾火如凝氷俯仰天地之外少盪而蓋輿傾可不慎與且夫貴日月者常明貴岡陵者常生貴松栢者常茂貴百川者常行頤翁儀星公之勤物懋衛武之交儆舉則思永年之計行必念高山之景無以鄧林輕槎蘖無以江河小蟻漏無以千里易跬步無以六翮藐乎彀故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淑人君子其儀

如一小子不謔敢告司律翁拜手再起曰吾子不余耄而箴我敢忘大惠於是乎謂之善頌善禱書焉

大司徒石埭畢公七十序

令甲大臣七十則引年有詔疆留之復就列蓋年以七十為斷過精神耗息不以年故年或不及而聽去或及之不聽去惟　上所財予　皇帝十四載大司農畢公請年　上曰公端清忠恪神王于壯夫國計倚辦胡可早自解去其勉留朕蓋　上

之春禮者碩如此始公嘉靖甲辰魁南宮則稱通
儒癸丑之役以刑曹郎被徵校春秋得天下知名
士多其尤著者同州馬太保肥鄉張大司馬丹陽
姜大司寇天台吳少宰峴山顧少司馬皆大雅不
群之士其後督學兩浙所羅滋多遠不能數數今
在京師者則會稽朱少宗伯及不佞一貫輩如干
人此如干人者咸肩隨吳少宰鴈行負墻而稱弟
子以五月五日先生初度相與戒羔鴈牢醴為壽
莫邁受簡諸弟子雜置辭而一貫葦遠書於左方

一生曰夫先生夭壽之矣其容温然其顏頎然其
身脩然渾然其無稜而介然其無倪蓋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矣一生曰不然子徒既先生之文未既
其實先生行方而性直志高而意毅身僊僊乎而
介然堅觚直脊無全鋒雖休休爲大而講參揆畫
九九不棼又如淮陰之益辨也蟋蟀念居羔羊撿
身與進士言必稱先王罔以畸言攺厥常居則憂
國處時忠敬誠信可以金石敝矣大農筦錢穀佐
縣官之急往心計之臣多方豐其入實引海水灌

漏卮不虞出也紅朽相比第為國家滋侈惛耳無益我善夫先生之為奏曰臣起農家勤不如儉貧子有節無益不作雖寡入猶寬然餘也惟人亦然有漩煩肥腯而中道夭者有癰瘠不任而延歷壽者其蓋臣之石言我太倉故蠹叢也先生盡刻去使夷簡水旱牘至輒議蠲賑以溝隍感　聖心先生之德如此明神之持不亦宜乎一生曰然夫錢穀雖靡屑而於民最近流仁暢慈則朝發而夕暨操急措厲亦逢至而機軼非思入毫芒之間而意

常在閭閻愁歎之中又不難違拂批逆與左右爭錙銖誰能辨者國家大司徒往獨夏忠靖郭忠襄年恭定近稱梁端肅無踰四公先生之節類年與梁天下望先生之據鼎享祺謂當在夏郭間也一生曰無稱夏郭昔成周有四世元臣年百歲而上者非先生之先與克勤小物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襲周公之事保釐東郊成周賴之先生將復其世何言夏郭先生之言曰鏡無心猶以照昏權無營亦以用磷而況於人乎故雖於吾輩弟子行俯

僂求箴規不勸先生百歲則於國家亦天地無極

請年未有自也

薊遼保定總鎮宮保大司馬銅梁張公入掌

本兵序

今年秋大司馬王公致仕詔群臣議代者僉曰張公先是御史言諸邊鎮不宜數易　上韙之廼張公實總督薊遼保定軍　上重公遷更求其可者群心咸儀公再推擇　上亦竟召公夫邊鎮之重於他吏薊遼之重於他邊視大司馬之重於鎮正

等　天子重薊遼則曰毋毋踰公重本兵則又曰毋踰公公何以得此於　上哉天之生才不數而成之不偶均爲政而斯人獨遭逼測崎傾紛綸危地而後始發其俶儻瑰瑋之才以見耀於當年若有意乎底厲彫琢之者蓋天與人交贊也張公具文武上略自令滑則請剿盜之變備兵皖則請亂卒之變鎮上谷則請強虜索賞之變鎮浙則再討民與兵之變所至皆預發難待之而談笑以挈之安迺爲薊遼功尤爛然遼孤懸斗辟其人沉鷙忠勇

爲國家出死力若薊我宇下地持之若捧玉執盈惟恐搖之我附虜久虜吏挾以邀我急則功有緒不忍棄緩則示弱啟侮短長時出輕重同得厭不易我公於遼則振神慮畢籌算鼓諸將之氣而時繼其乏絕於薊則蒐戎設械息民完疆飄忽威武以讋奪虜氣故自甲至於乙才二年所而遼師執鹵獲醜二千三百有奇薊再擒質夷大孽只趕兔等十輩奪長昂董狐狸二酋賞叩關乞哀乃復之以金帛博桼弄雛于掌股群胡懾脅摺不敢背成

經營之烈近罕儷矣夫大司馬於職方無所不問而尤急胡附胡則天下猶附四支故曰無踰公大氏上軍伐謀余觀公生平所為赫然烈者無不以謀勝未見其發而先至收功於萬全無俛一時之倖也公嘗曰虜惡能驕我實驕虜我誠伺其釁而抗之事成虜在吾握不成吾以全師制一虜亦無患頃虜小入輒請出師勦之軍氣百倍然公非提空聲而虗唱之實恃吾有以伐之者而後伐之故論薊遼國家實以遼堅薊論九邊治九邊當如治

遼而後遼始不孫直指秦　上令以八事閔公則
盡兩彀弓弩跿跔闘戰之士貲糧山峙關障壁立
索敵而思一試其奇公軍若此大司馬不亦宜乎
抑余甚善乎梅尉之言尉言孝武時衆賢聚于本
朝而淮南沮謀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
起此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而匹夫與
上爭衡也公來大臣胡不重衆賢胡不聚于朝而
何匹夫之敢辟倪於其間不佞日望焉

大司馬霸州王公致政序代楊太宰作

余同年霸州人王公仕三十禩而為度支度支弊
孔多公務為勤日督諸曹郎治簿書不中程不休
以其間為　主上陳天下大計某某宜施行者指
在節用彊兵設未然之畫云今年以公為大司馬
公益自發舒幾身行其言而會意有所不可遂力
疏歸業駕已二三大夫追思之余嘗讀賈子書論
官人六等談大臣之概歎以為國有若人庶幾重
手而乃今見公蓋爾者域內恬熙大小臣工斤斤
稟度見謂太平之路晏如矣乃先生獨焦心蒿目

慷慨憤積務信其諤諤之情而毋恤乎躭躭之議紳弁士以此嚴先生將為藥石乎大臣難矣談何容易今夫批疑剸劇轂運機旋循之無端叩之不竭此謀臣之所以智輸也投煩置亂左應右支意運神營還至立效此才臣之所以能竪也皆世之所謂難也若夫端操足以範物異采足以銷萌正笏垂紳嚚呂人國難乃甚已是惟大臣故曰使謀臣畫之而使大臣鎮之使能臣營之而使大臣安之始公之拜大司馬也或曰王公何如余謂王公

在事將令僨帥之風不禁而消戰士之氣不鼓而倍居無何信然凡爪牙之旅于戎者罔敢嬉糗粮芻稈之供必時靡侵削其毫毛無不飽于伍而騰于槽轡之置驛馳使不腴筐篚脩歲時之問于游間者徘徊國門不敢進毋所謂端標異采足以範物而銷萌者歟漢公卿之賢不乏乃史所稱有大臣風者申屠嘉耳武帝素不快于汲黯至論社稷臣則曰惟黯為近于是乎鄧通扶服乞死而淮南懾然寢其謀夫漢相即貴倨何繇法天子之弄臣

一右內史耳而力乃鉏兇鏟萌愈于六師彼其素剛直敢諫尊或冐乘輿而難或決城社衆或忤忌諱而隱或摘幽逖孤立行一意金石當開而況於人乎彼有所以豫禁其釁而陰抑其驕者故尺符呼之不得不來口未譙呵而肅於天狼之孤也故曰猛獸在山藜藿為之不採大臣重矣王公歸余安能無槩哉或曰若是則霜霰是雨露非矣日者不霜霰乎曷為解調之哉余應之曰子以一雨露為是以覔天地之大也是不知春夏秋冬四時行

也且雨露之日而徵雷霆天地之恵不幾於殫乎社稷之重也海宇之大也胡可以令王公翩翩往也

曹近陽督學四川序

在尚書郎稱治貞亮頎犖者推曹公公新安人用禮起家進士庚辰春官求為禮宗而家弟一中謬辱門下癸未蜀人以督學告　天子問天官大宗伯御史大夫僉以曹郎對於是家弟為不佞言曹公往有日也以不佞曾望見曹公明之言蓋不佞

閒客之私為語矣曰夫縣官器任賢哉昔左大冲賦蜀都云江漢炳靈世載其英則長卿子雲氏稱首矣長卿子雲何如人哉不曰子虛託上林侈惟寂寞自投閣乎有如其然行誼之謂何　聖天子廣布功令重督學使者指安在乎大夫士第習公之文乎將毋謂文人也而已矣第習公奉職理官謂公枚先生嚴夫子之徒止矣公用經術著文事則彬彬者矣至策行砥躬要以真質獨勝不欲樹頰矜色遊於踔跉之塗又何文之彬彬而行之嶽

獄也夫以狶韋氏之民觀今之世其孰能不波故畫楮非纈而有衣者纈刻木非驥而有𩦲者驥士而楮木何國而蔑有儻西蜀閭巷少年萬之一乎其有之則釋曹公誰可故舉丁子襃施長卿而佐掌邦計業未遑辦授韋張王武諸君子以皐比使儼然臨之吾知其無當于南面何者躬修未白而兼至之技單也以不佞而觀曹公者豈不瓌然通材士哉當公在郎舍棱齬㦸慎闒出不喜小小治辦然吏不敢侵牟毛髮而公府嚴之如神明使造

巴蜀也揚馬何足道哉彼且因其材可大大可小
小拔之非縣抑之非淹較若持衡此其風采文雅
譬之布侯中侯布鵠中鵠置七札貫札百步而置
楊葉穿楊葉此通材之喻也弟曰唯唯則以不佞
言觴公於是公西矣沈子曰從廬江文翁為蜀郡
選張叔等詣京師受博士業且斌少府用度買刀
布遺博士數歲蜀生學京師者埒齊魯今曹公所
教士夫非文翁所招下縣及補孝弟力田子弟之
遺乎向諸生受業猶詣京師今青青者衿不離鄉

井而得曹公之教此其奮起驚發昕漢時當孰多

盖班生曰至今巴蜀好文雅皆文翁之化他日不

譚文翁而譚曹公必蜀人士矣

余少叅遷貴州憲副序

先生於吾浙分藩寧紹台三郡三載矣先生於吾

郡侯游公居同里進同榜又官同業日以益親以

其故先生報政成余師司成公為游公賜言無何

而今命至司成公謂小子一貫曰汝亦昌言小子

敬諾小子知先生孰與游公而代游公言尸祝事

神不如主人而尸祝載言則余小子宜可余聞先生之始釋褐也從天官卿學為政至必先去必後陪卿江山毛公之端清也獨器先生以為勤勤則無留事無苟成請署為已邑故先生未之官而蚤有聞江山之政最召為南御史御史不溫席而入楚為僉此其故難言之矣而先生之聲益髙自楚移浙又三年而有今遷由覲記以來藩大夫魚貫並進不一再年近或日月更而先生官簿居右三副銓人之書而真遷又隨牒之遠方數銓資者殊

爲先生薄先生不薄也驛至欣然卷圖書揭擔囊去若游客素士不持一物游公馳使送之遠矣不可跡矣僕嘗亟見先生望其門輿臺肅給緇請路絶然單詞片寃曾不冐踵而旋閶履其庭楗柅姦胥簿領無留合要則勝者負者具款無憾盖無置怨德於其間不擾而已法者所以道民入善之方非矯民性也俗吏不知上指馮陵撟虔持便文陳曲械以爲建瓴之術盡是而不知民心之剛有横分無革從也憂天下者寧獨夷猶哉剽輕之虞往

往興於禮義詩書之國東野之御竭而必奔故曳不可逆當從民也不幸有爭吏不能兩從而從之以公傳置不煩而定鑽鑿可加而不悔由此則異類皆赤子不由此同衾為遠貴州大荒裔雖入版圖二百餘年而桀驁若性一動輒稱亂搖之若發機而安之難於揉曲矢檠欹弓也貧宴婧樂綺瑋者皆若其往以先生之道行之奚而不可盤錯知利銅柱勲名豈異人任哉先生有族子曰中宇君給事陪京好危言免而家居盖余氏世有人也余

又覩先生封君翁之賢也魁宿蘊殖抗青雲之節都授子弟咸秩不偷先生仕四方常居中斤斤廉其所為故先生益飭躬輶輜騑騑懸兩旌而西封君豈復能俱其歸老余村以綱紀後人毋憂先生游公曰凡太史所以談余先生者非貌言雖於應乾之志未或旌焉亦足以獻且太史試為我論先生不薄貴州何以也沈子曰余聞貴州風物語曰天不襲晴山不襲平即晴也溟涹滃鬱亭午始見日輒收之山則嶢末兢指天繚繞無紀絡藂箐怪

虺毒霧淫潦其人云此不為患雖患猶淺若有雲五色織穠妖金麗碧陝輸可翫則異物所萃其中人也深毋貪其快余嘗識其言以為可喻以是知先生不薄貴州也游公驩然

贈周郡侯序

華野周公守吾郡三年將上計於天官會明年郡國朝京師公於是以十月戒徒其寮李大夫數輩過余言周公入計也今天下親民吏亦艱哉將上附於 天子則下違於民將下比於民則上違於

天子比詔書數下問亦稍容而吾二三子自詭無以佐使君使君寧有當於　上心哉太史度使君往司功謂何一貫從北方来郡縣多言新令不便大懼德意不宣而海内之不蒙休澤也因諸大夫解之曰諺有之蟻知漿馬識途諸大夫無為使君念使君遂矣夫　天子所為屢厪詔條者凡以飭廢蹠湮而已非有責於職守之外為苛也　高皇帝建官分職垣以外舍分而星布之事為之條而物為之軌繩墨井然溝畦爛然每拜官則受簿於

主書吏撫良鋤頑平刑省究均徭善征舒用誅貪吏誠蹈軌循迹視已事而謹修之則所謂奉法循理亦可以為治矣自時厥後俗習莽鹵姦冒多途而典章浸於陳牘蓋吏道始壞也 皇帝神聖憑軒而問四方責偷以勤鏟蠧以完不得不稍嚴而夙習因循耳目非是則見以為難嗟夫古何以稱為臣不易哉獨如嚮之為政也竊若祿怠若事又從而利若有易哉臣矣且諸大夫亦觀今日所鈞責豈嘗有踰於受簿之外者乎賦不加錙銖刑不

踰三尺謹守畫一與天下共盖責之如簿焉止矣今使君於簿何若自余歸寧寧士民交口賢使君持大不苛小征調均持身廉民持詞而訴者立斷無贅聚聽其自息者十八九鏹藏常扊士蝟興起百姓樂業田里恬和盜賊屏息此數者皆化絛所授而使君諸大夫之績也余見郡國吏往往覩影不察形或務為苛細將干上賞吏蒙顯誅而吾使君所操寬不格上嚴不傷下其應上之求若九方臯之買良不必牡驪昔黄龍神雀之間吏皆用嚴

而潁川獨以德化起盖善奉詔書恵元元者宜莫如吾使君往矣於司功乎何有　天子脩甲戌故事考治狀異等者詔大官賜食内帑賜金天官載勲以待華要尊榮之選使君豈後它郡國哉余故以黄霸贈使君使君有弟給事金馬門其持余言往語當合矣

贈李同知序

環數百里之地為郡有征入庸調之役吏民官吏之奉古所謂五等邦君庸異是哉春秋雖江黄滕

薛大夫皆著而後世有土之吏謝之則何也弘普
之代難以露功分束之守難以抗事舉肘見掣動
層觸諱雖勢之所止亦人之所短也惟獨朗之士
時為天下樞筦而無難事李侯吾裨侯也凡職統
則繁分則簡統則專分則制故裨侯權輕而聲不
聞侯雖裨與真無異往者定海嘗闕令矣則以侯
攝慈谿劇於定海三又以侯攝鄞倍于慈谿又以
侯攝郡之劇視邑五又以侯攝在事三歲而篆不
去手綬不去帶故真侯無以加也乳毋之於子勞

也子母相習故子不啼而母不勞使鄰人之母抱鄰人之子必戚而號俟徧腹我諸邑而皆安其慈以其去我為憂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俟其有焉余嘗謂治者稱道往古談　高皇帝約束比試事問其職與守輒悖所聞要之時勢既往古不可復即復古終無益若軍政其一也軍隸於諸衛所伍耗屯亡諸衛所溺其職矣即令伍實具在屯入崇於丘山授之戈庸愈於今之募卒乎有不能也不能而猶然清屯勾伍之使相望於道婁賦繇

民於介胄之壑苟守令甲爲文而已俾侯之職專於清戎清戎無益於國而病於民侯有道矣尺籍惟信句稽惟謹如幾有徵也勿苛責焉故曰有道人恒言楚材楚俗耿介多廉獨醒大夫之操未亡也有道侯之里來者言其葦蓮爲門絹蒻爲房夷然汲水之居而侯在官常衷布衣官舍鎖二平頭給薪水而已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侯之格盜也用是法是故民誦其仁而服其廉臧孫紇所謂在上者洒濯其心

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其以是夫故吾謂侯知大體於是侯報三年政矣而部使者交口藉甚鄞侯朱君始至謂余曰吾不敢忘李侯吾欲攬而自鏡焉諸邑侯聞之曰侯獨非我成乎誰敢忘之於是為之牽組其事以為吏師

贈葉節推序

為臣均也而有異觀察之臣奉詔條從事古所謂恒急於其賦親人之臣下比於民惟恐傷之古所為恒急於其民為親人之臣均也而又有異爐臉

冀覆依於仁民以為慈慈則易為須持尺捶引繩墨使亾敢押傲為非僻民以為威威則難為親郡之有推此所謂親人之臣而持尺捶引繩墨以威其民者也又非徒然凡觀察之臣患不能躬履籍屬周知遠邇登耗之數與庶官賢不賢功罪之差則辛寄之節推以為常節推雖職獄於庶務無所不問列州郡無所不至假攝傍察視職自倍斯未易然余嘗謂地有所頗性有所塞一乖一宜難以兩得惟才者為之沛乎有餘器則膠局則隅不涉

轇轕之途不中肯綮之會而稱才曰我有以經大
起艱吾不信也歲戊寅正月吾郡推葉侯書滿矣
侯于寧纔兩歲所而曰滿者始侯為承天一歲以
母艱去而為今官於例得併書承天之政余不詳
詳其知者侯再署鄞慈谿兩邑符兩邑皆巖邑多
豪逋賦嚚訟至不可問當侯而決滯如流歲入不
煩而具使者行部侯常載後乘訊㕡鉤稽畢智竭
忠渊以東鹺課軍資浸滛數十年矣侯治一月而
犂然有章立除其積逋者而法其餘者侯有心計

其量功計庸具有法臨訟合要序言而析數獲大奸置之辟顧心念樊苦雖囚必親視舍食為之掃除脩治而覆露之故囚雖死猶曰侯仁法不廢恩故民服其法而懷其仁為理似理為令似令為監司委似監司天下才非邪令甲郡縣吏非列銜不得入為省臺非滿歲不得列銜而部使者非代去奏亦不得銜侯前為承天既不滿歲乃滿歲已坐使者譴去皆不置銜郡大夫游公謂余曰若葉君者奇士而遭不上聞奈何吾欲張之余曰奚患弗

不聞楚莊王之鳥乎三年不飛不鳴是惟無飛無鳴飛且鳴驚人而冲天往矣

贈蔡肖無序

同安蔡侯守我郡五年　天子下璽書俾侯往綏貴竹侯挈日郡父老率子弟計復借一塞隨距闕不得效余誼諸父老戀侯若此篤也縣侯周君謂余曰鄭於郡為輔縣屬則師帥義則父子今不佞居四年矣事必白白則懷相得桴鼓相應答玉錯相成心腹脊腸相照又脣齒相迭用也不佞悁悁

甚乎父老余閭而嘉之凡官易爲民則難爲吏易爲吏則難爲民民苦于上之求徵發多則病戒呼多則疾閤令息教懸鞭而不用委賦而不收則厭耳吏然乎哉吏則有部符臺檄軍國之供官吏師儒以及胥史臺輿之費鰥寡孤獨之養兵荒水旱之備賓客祭祀之需文責於身而辦於民訟則有勝有負兩質於庭安能收雷寢電一物不用民然乎哉故采風聽謠大都民之所善吏之所訾也吏之所登民之所去也民與吏不相若久矣今周侯

與民均不忘蔡侯也何居誠也有令而民忘其徵有役而民忘其勞與無令無役同無令無役難矣必自無求始無求者若表之於景不可以曲赴也民之所默喻也吏與民兩得之也此可覘蔡侯周侯曰少宰既知之矣而道路有言頗有以請也敢問貴竹余曰民薄貴竹式往代之理者名為治人實則懷安擅欲長滔蕩自便之心故內京師外郡國易輔近難徼遠秉權衡者亦昂抑其間今　天子不然堂基大荒臣妾兆庶東賓嵎谷之墟西旅

崦嵫之域窮日出入悉歸昭融所以登岨峿於夷行耀胷眛手闓爽甚盛意也且監司天子之命吏也譬猶臂焉西貴東浙天子之疆土也譬猶體焉疾痛疴癢惟心是向手足臂指惟心是使蔡侯為寧五年為天子效一臂之力脩其左偏乃復脩其右偏右偏者貴竹是已地陋而險不能轉轂民皆呰窳媮生鮮蓋藏之實又治雜夷夷安與安夷動與動是天下疴癢地也蔡侯之靜海波也何憂乎谿蠻　天子之顧貴竹也豈遠蔡侯周侯曰少宰

知衙又新從朝廷來請布聞之以解人願雖新舊
躍崇壺簟累朌秩啟蔡侯之行

贈寧波同知种方塘序　少時代人作

种大夫方塘公冀州人也官寧波者十載矣始公以永州推謫遷浙江市舶司提舉提舉以綏循番夷為職而番夷貢道故在寧波故种大夫亦官寧波种大夫之為提舉也凡考績上計書者再而得令官蓋寧波人士大夫習知公長者日夜望以蒞我而部使者上狀天官輒署為之從民望也至是

為同知者又三載宜遷而公忽忽不樂謝老不視事於是邦人士大夫相與勉留之益閉門謝不可行有日人士大夫謀曰公不留何以贈其去嗟嗟何以贈其去自公之為我郡也寸粟寸楮不以私其入苞苴不敢出於途何以贈之無以則以言顧余因君之去嗟君之不遇云蓋余讀史至張季馮公則喟然廢書而歎夫馮公者為文帝著頗牧之事至謂令雖得之弗能用曰法太詳耳使馮公而睹今也則何言哉宰法者毛比櫛餙罔有疏逖而

吏更骫骳乾没於其間巧謬衆而直道之輔希也奸市廣而潔廉之操隱也文具飾而惻隱之實亡也斯三者非有溪吏競夫弗至矣余以馮公之言徵張季之行今天下雖有張季得之弗能用矣天下之為張季者雖欲衒鬻於世弗能售矣夫張季之為漢庭論列者至戇也不忍一人之命而敢批人主之逆鱗至危也好東陽絳灌之事質言不囬至無慧也假令張季不死持此道不廢以游于今之世可謂大愚然君子願為此不為彼自好篤而

世味不入其府也种大夫治吾郡蓋十年往矣而操官如一日為人恭敬寡文無他腸擇言而發之然不能濡忍見邪僻之夫臨事利害必要之理事有不可者視欺一小弱豎子如欺明神即尊官豪貴人奪之十反不能禁也持獄乍急纍纍焉呼號而過其前遽慘慘不顧見之矣而況不義而奪民糈如枕糠粃也以故歷官二紀而常貧此觀者所共記睹其事也至於解綬投纓若棄錙銖是种大夫之不問貧也凡為仕者以為尊官而已弗得尊

官利其羡皆為子孫而已而大夫爾薄之此其中豈汶汶泯泯者哉且其戇如張季持法如張季質言不回如張季然張季雲蒸霧會以勳名顯於漢庭而种大夫獨湛沒下僚繫千里之足于一塗今且老矣時乎時乎吾將捨汝且即汝乎即弗得尊官弗得厚祿又不以功名顯當世獨抱持矩矱不欲一試其功吾將結知於屠估巖穴者流乎此非篤信好脩強忍不回之君子曷能哉借使种大夫能稍自裁抑刓方破觚前數者皆其有也而終不

以此易彼此謂种大夫而已矣客聞余言諭曰太甚所為徵言者以蠱其行也今聞之令人無歡余以為不然种大夫方自賞其歸聞余言知更喜彼望故國舊都者終不憐黯然離別之色矣

贈郡侯張原正入朝三年序

數年來關内外山東西河南北荐饑民唉榆白石前年及江東以迨于吾浙咸大風雨抜木偃稼於是海内稱有秋者獨楚楚又獨西數郡糶不時至今年春米價翔湧斗白金二錢野鮮遺蔬道殣在

望訛言朋興民卒夜驚兵在于海上擅蒲嬴之利以當庚癸民雖欲移就不可得或聚挺嘯萑公索米於烟火之家亂攘用起我郡侯姑蘇張公在事貶食省用已責緩刑出積勸分復糜粥以待畫疆里而授橐則復布法譁令以威盗竊而觧群不逞之衆則復出帑錢借糴比郡招徠海客之販者民以不恇閔閔焉方枵腹而徯登乃夏五月煬旱害於禾人益狼顧侯脩其政而加惻焉謀之山川百神炁而得甘澍以起枯槁之甲民始有穫顧早熟

所以救死耳辛歲惟有秋而秋七月復旱水泉竭禱之天轉高而青土焦石然九瘧拊心自分活無期矣侯曰吾安能頫首于此戕旦旦露暴夜則與河漢烱然有老人謁見曰我宅于慈谿吾能為雨言已不見衆詫以為神侯於是匍匐而拜慈谿之潭得神物以歸詰朝大雨三日而浹農於是乎出民始更生蓋是年自正月至於八月侯未始一日憇也居無何又議三歲朝有數千里之役焉前年我實災當事者以海内方祲請蠲者萬計而此

郡尚有獲可弗聞故不沾一澤而不謂盡藏單鮮

至於此今雖稍熟哉然畝不能鍾則以其私報所

嘗活已者未還鏕而室已虛長老言不三熟不足

以補今敗譬大病已必數載復而苟遽謂吾已脫

於鬼籍也豈其然哉民可念矣雖有仁人君子非

親見人哀號叫呼之狀即憐不深曩余在闕下亦

佐司農言今吾凜凜若坐圍城中幸無事耳毛不

可一日去于皮魚不可一日離于澤括而上供非

無民亦無國水火可復蹈哉侯仁人也背孫城三

戰妖癘而三勝之雖握常算抑思之將不心悖芊入見 天子矣其所以一一口具求休息而補助之者宜何今吾卒父老送侯也以侯面 天子明年侯從京師来 天子又以侯面民赤子號慈母慈母曰吾且拾糖咲汝故轂號暫耳侯來其所以一一口德意而補助我者宜何裨侯龍侯以寮友之誼重侯之行謁不佞言以導之龍侯之勤吾民與侯同凡不佞之所言龍侯之所欲言也顧侯推是意言 上大政冀焉

贈劉汝立叅政江西序

安慶劉公之監海上兵也以司諫至其陟司諫由縣令公一再試令始為歸善後山陰也山陰越劇邑多豪難治與吾封壤接公来視師直其故封若以函牛之鼎熟鷄剸犀之劍割螘也若驅王良造父于熟路無煩前茅直往也劉公監吾郡且三歳所而余從謁歸亦三歳所狎其老諜馴其壯事常欲有所著以示後人而數以病廢劉公以海上功叅政于江西郡張侯謁余言曰自余事劉公而日

益進劉公之政慮而後出鮮及汗之憂操憲秉執使人之安也消靡所紛華寄士游客不敢望其門所治兵練而整莫譁于都然而仁濊澤潤藹乎可親若陽和之無不煊也殆所謂數器畢舉全德乎哉今劉公去此而西也余惛無所師矣先生豈靳一言乎劉公素姪余而余莊劉公公固天人哉夫天人者非一鄉人也天下財賦命脉本繫于南江浙在南猶口之有輔車體之有枝榦也數歲来西自巴濮東底于海方六七千里雖旱疫之災而江

浙當其交部使者裴章以告且數十輩大司農雖
時有所貰賑而司馬司寇日眴馬干鍼之是虞夫
決策于廟堂而行于郡國非一日矣雖微亂形慮
可不兢兢乎昔者周王宅程遭天之大荒作大匡
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而又以其間作大小
明武使民畏威而和衷說在翼書可鏡也江以西
人脩其學而尊其名好口談其于當世或寡公罵
而西豈其躬圭爵之任習衿裾之事而從竪儒游
我無亦幾而從政修周程之典旁匡於其衆乎恭

政於嘉靖間猶貳其長長而無顓守今悉有分監夫
上二其長而下長其所監即方牧也古之人有不
領為孤卿類得郡國自效者公往矣余仲在南昌
語當合若啟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序其法軌因
天地之災觀其民饑飽勞逸而恣成之以鳩其居
以衷其志無煩明武即古皐稷夔之駕庸遠乎
必煩武也余浙有兩文成劉以番陽王以寧藩皆
左班也而用江西顯公儻有意乎雖然使公函竒
而不耀民之福也是烏足云猶有皐稷夔在也

張侯艱然于余之言特以爵劉公劉公受爵而行

曰吾固欲順牧率詔以匡大荒

喙鳴文集卷一終